

溝背之役調查紀實

本會調查小組

一、前言

本調查報告書原作「頭家厝之役調查紀實」，然已於七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正式由省文獻委員會透過各大報宣布更正為「溝背之役」，於是隨之正名。

史實是指過去事物的產生或完成的現象，史學家對史實的陳述，必須容許他人以在實況中遺留而下的實據來支持或反駁。陳述的有效性建立於科學方法所要求的實況核對。科學的記述史實，應該是具體、明確、公開的，是遵守一套從經驗得來的從事處理問題的程序規則。然而對一史實的判斷過程與判斷力，難免帶著有色眼鏡（特殊利益層次），科學是試圖管制這種人性的缺陷，要求中立性（客觀性）。但是因個人都有獨具的價值系統作為喜惡的行為準則；每一社會亦都有共同信仰與價值觀念。此外，尚有影響客觀性的政治因素。史學家在研究工作進行中，須暫置身於外摒棄自己的立場，接受客觀的拘束。

溝背之後，這壯烈的守土戰，距今未逾百年，然有關其史實紀錄，日方對峙、地及交戰狀況，留有可信度相當高的文字史料。其中交戰狀況難免受價值觀所影響外，交戰地點與時間是毋庸置疑的；至於義軍方，直接參考者未留記錄，有關人物、人數部分，日方既不明，我方悉由非參與或目睹者事後之補述，於是所列人物其可信度不無疑問。尤其是受

了日方把此次戰役；以其設置司令部的頭家厝為命名的根據，定名為「頭家厝之役」影響，以往國人之記述，概未將史實消化，遽以頭家厝為交戰戰場，將我方中部抗日志士之名，亦不加考證任意列入，且悉以揀東堡頭家厝莊人歸籍，參與人數亦自數百人至仟人不等。吾人若以斯如這般杜撰文字資料為千真萬確，殊難不無草率怠慢之弊。

這次頭家厝地方的亂葬岡，因有亡靈謂慘死的將軍者為地主托夢，引起了興廟熱潮，並預做計劃，從事挖掘。結果出土物包括完整頭蓋骨一，碎骨片無數及其他物品。經地方人士判斷，係日人所謂的頭家厝之役，抗日將軍的遺骨。同時出土的碎片、金屬物，即斷定為盔甲及刀劍。倘以史實的真假是嚴肅的，考證是專業性工作而言，這般特別的價值體系之下的，形而上的行為，是不容肯定的。

出土物與主事者的鑑定，透過傳播媒體的宣揚，造成了我們認真檢討幾近百年前的抗日戰役的動機。史學家多人，先後自動的前往勘察，雖未更做進一步的深入的考證工作，然卻都抱懷疑的態度。去歲九月間，省文獻委員會為查明史實，乃組織了文獻、史學、考古學家為主體的一個調查小組。人員包括省文獻會內的委員、編纂、科博館、東海大學歷史系，裨從各不同視野尋求史實的焦點，以明真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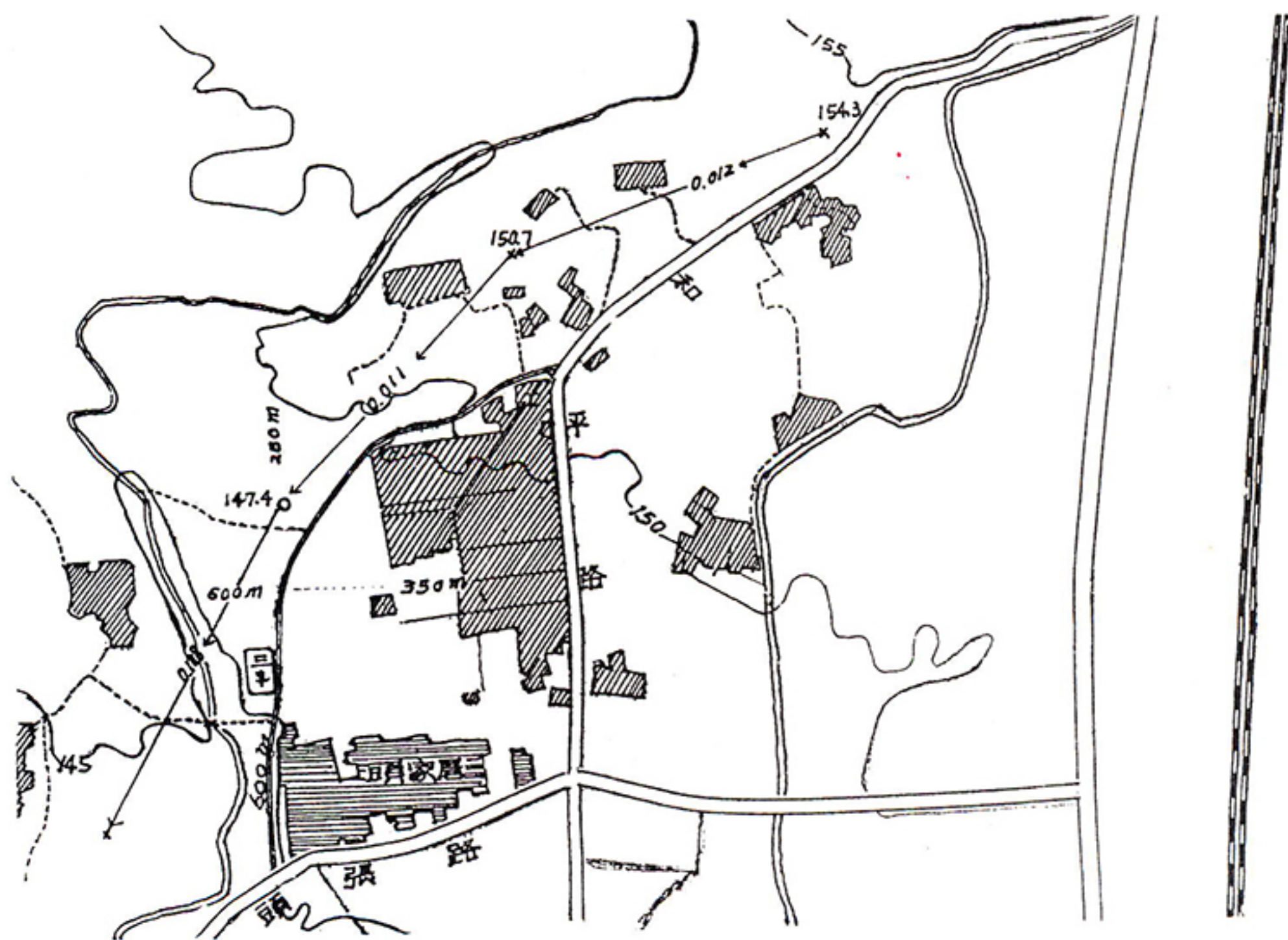
茲將各人調查報告列載如後：

二、現場觀察及鑑證

(一)頭家厝亂葬岡及其周緣

頭家厝位於潭子鄉之略正南，東與臺中市北屯區舊社里，西與同區仁美里，南與松竹里相毗鄰。其經緯度位置，以頭家厝古聚落而言，大約在北緯 $24^{\circ}11'46''$ ，東經 $120^{\circ}41'16''$ 。所稱抗日陣歿將軍顯身托夢而實施挖掘，出現頭蓋骨等物的地點，即在頭家厝舊聚落北方一一〇公尺，若從中豐公路頭家厝橋入和平路，即沿和平路向西南行六七五公尺，接小路繼續向西南轉南三五〇公尺處。附近今在東側有一大塊新建廠房及店舖式住宅，一直擴及至和平路。然從出土地點至此即有一五〇至二〇〇公尺的空曠地。出土地點即在小路之東緣；其西側至麻園溪上游的河道間有倒置三角形空曠地，其北邊寬約三〇〇公尺，至南端小路會頭張路處成尖頂地。此西側空曠地之北半部，有東西橫貫的小路，以北為水田地帶，以南已廢耕，並充高爾夫球練習場地。出土地點已搭建臨時廟屋，供人膜拜，隔一空地其南即管理人員住宿或辦事處。

出土地點一帶之地勢，從東北向西南緩斜，頭家厝橋一帶海拔一五五公尺，向西南和平路與小路交叉口西方為一五〇公尺，至出土地點一帶約一四五公尺，至頭張路交叉點為一四〇公尺，平均坡度為千分之十至千分之十二之間，地勢平緩。小路之西鄰接的仁美里，海拔一四一·五公尺至一四五·五公尺，較出土地帶附近之一四七·四公尺為低，其舊地名稱為「凹湖仔底」，顧名思義，「凹」是較四周低，「湖」是圓形地之意。按該地北緣有圳道東西橫貫，以此與北側的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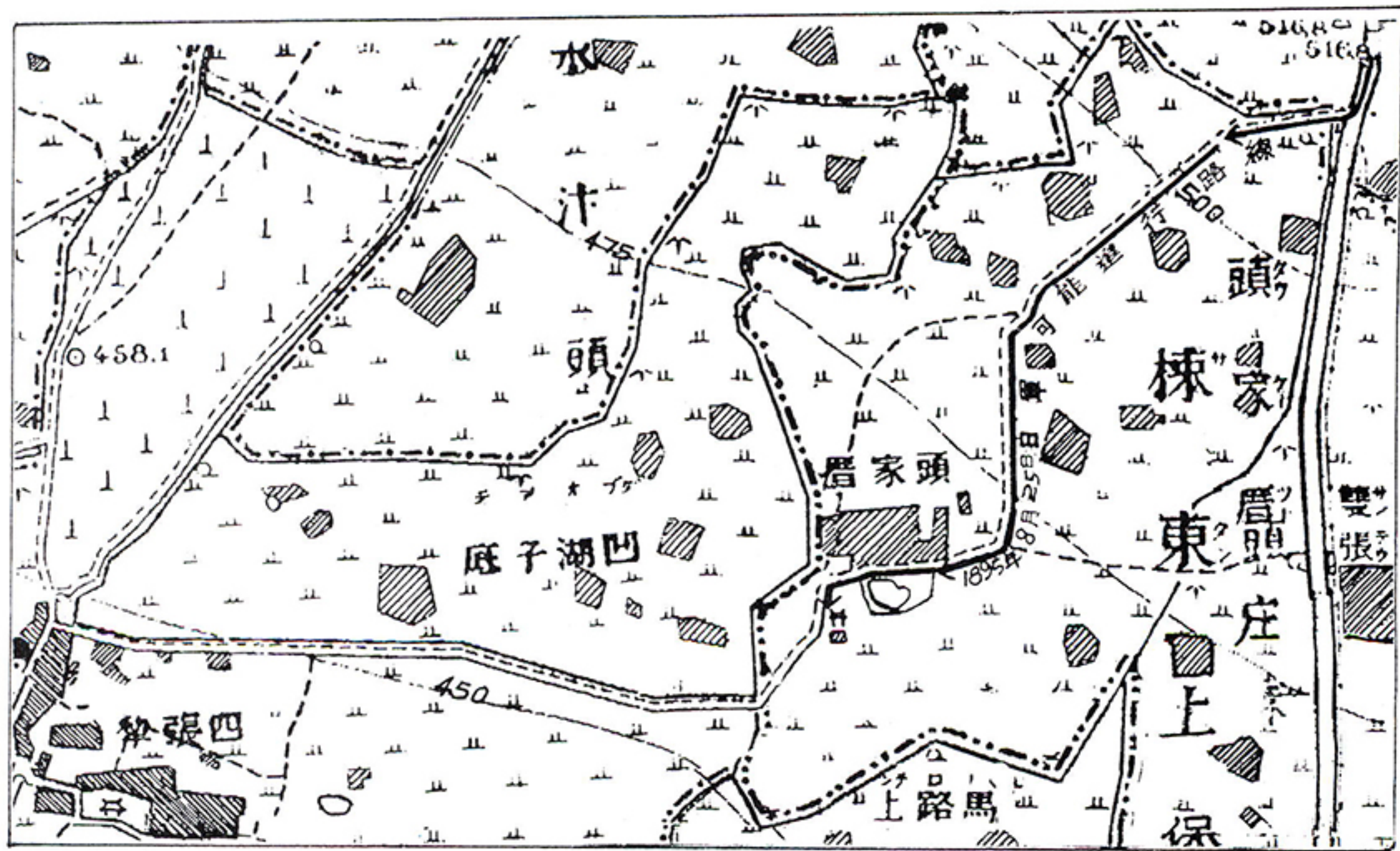


汴頭庄爲界，南側亦有圳道沿頭張路橫貫；東西兩側亦被麻園頭溪上游段溪道環圍，內呈湖狀故名。據傳凹湖仔底乃往昔戴潮春住宅所在地。至於小路東緣地勢略高出二公尺，有沿道路東側呈一細小條狀崗阜，往昔水田間的這種地形，多被利用爲墓塚地。此地的小路，多次有拓寬的痕跡，必然每拓寬一次墓地即被縮小一次，至成現況。且日久成爲無人祭祀的荒塚，經平墳成建築用地。

吾人再從八十餘年前的堡圖對照，以回溯至光緒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上午七時左右，從葫蘆墩南下的日軍先遣部隊，可能從今日頭家厝橋轉入今日和平路而入頭家厝庄。依據日方的記錄曾遭來自前方民屋我義軍之射擊，經日軍反擊而被制止。

這是在日方文字資料中，發生在頭家厝的戰事的唯一記錄。狙擊顯然是從義軍據地派遣來的前哨所爲，然並未因此在此地引發雙方的主力交戰。蓋一帶地勢平坦，從戰役後九年測繪的堡圖中可觀察出，附近爲水田地帶，並無險要的地形做爲禦戰所據。從頭家厝至西方的凹湖仔底地勢低，除民屋四周的竹藪之外，餘即視野寬廣，如選擇此地爲禦戰戰場，則將慘遭被殲滅的命運。至於新舊二圖之比照，得知附近都市化遲鈍，尚有古屋遺留不少。該地古屋之土墻牆頗厚，我義軍曾射擊日軍先遣隊，即利用這種古屋爲掩護者也。

因爲以出土地點爲中心，周緣曠地，到處散佈著史前陶片，這一帶在漢人未入墾前，可能就是拍宰海平埔族（Pasoh）聚落遺址。因爲附近曾有阿里史社（潭子）並留有番仔路（太平鄉新光村）、番田（潭子鄉新田村）、舊社（臺中市北屯區舊社里）等平埔族聚落相關地名，雖附近並無



頭家厝亂葬岡以及其周緣



頭家厝頭蓋骨等出土處，前方爲小路，其東側爲原亂葬岡，與路並行，成爲長條狀岡阜。

社名之遺留，或許曾爲游耕爲生的平埔族社寮村之一。其出土物之分析鑑別，則於另節詳述之。

(二) 頭家厝出土物與鑑別

去年六月間，中部地區各大報相繼報導臺中縣潭子頭家厝發現疑似抗日義軍遺骸，當地民衆爭相傳述，亦有群起籌建「將軍廟」以供奉的準備。筆者與科博館張蕙敏小姐，東海歷史系劉超驊教授及學生謝明珍、陳南僑、陳識仁夥同記者先生數人，於民國七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前往查看，當時廟前舞臺戲正在上演，廟內供品層疊，香煙裊裊，不少善男信女來來去去，虔誠膜拜。在不願驚動群眾的情況下，筆者與劉先生迅速檢視了收於供桌底下的所謂「將軍盔甲」，原來它們只是一些陶片，初步依筆者的判斷，這些陶片應該是早期原住民的遺物。同時廖峻龍先生也從甕中取出一具完整的人頭蓋骨讓我們查看，這是一具並無特別特徵的頭骨。骨殼外表也看不到任何槍痕或刀痕，但由牙齒磨損的程度看，應是一中年以上的男性。至於陶片劉先生當時曾取回數片，借由在科博館工讀的東海美術系學生王唯善描繪（參見圖一）詳細審視，可看出陶片不厚，分別屬於所謂的罐形器及鉢形器。後來聽說供桌底下的兩盤陶片被群眾視爲寶物，人手數片，已取走一空。後來民衆日報記者葉智中另外又提供筆者數片（圖二所示）。其中有夾砂褐陶泥質灰陶、夾砂灰陶及淺橙色夾砂罐口緣。這些陶片夾砂顆粒甚粗，極像中部地區的灰褐色夾砂系統陶片。

九月二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劉益昌先生亦到該處查看，判定這一帶可能是史前遺址所在。九月中旬，筆者在文獻會洪敏麟教授帶領下與文獻會諸委員再次前

往頭家厝及其附近地區勘察，並從事一次廣泛的地表採集。在廟前的稻田兩側田硬地間檢到約四十多片大小不等的陶片（圖三之一至三），其中大部分是夾砂黑陶，灰陶，少部分是泥質紅陶、褐陶，其中一片黑陶腹片器表並有壓印紋（圖四）。

大家都知道，考古學上最小運作單位是遺物本身，再其次就是一個遺址，遺物是具體而且實在的，研究出土物所在的遺址能進一步解釋人與環境的關係。目前這些地表採集的陶片與所謂的「盞甲」陶片類似，但二者間並無清楚的出土層位關係證明，因此無法判定這些遺物與當地遺址的關係。只能說這些陶片極可能為當時原住民的日常生活用品殘片。據稱頭家厝出土的遺物除了陶片外還有手鐲、耳環、金戒指、瑪瑙墜子，這些遺物顯然是漢族的殉葬品，但是這些貴重陪葬品與陶片之間彼此的關係又是不明。

臺灣考古史上也有一個例子是史前遺物與歷史遺物在同一个遺址出土，但彼此層位關係（Site formation processes）是非常清楚的。它位於大甲鎮市區東側臺地上的火葬場，此遺址在日據時期曾為日人劃定為建築神社之用地，目前則是大片墓園所在。宋文薰氏曾在此地因採土而露出的斷面上，發現了三個不同的文化層，根據記載此地文化層重疊的狀況為：在同一地點，從地表下二十五公分處，得銅製包金耳環，此處者為墓地，耳環顯然為墓葬中的殉葬品，本層為近代漢族之遺留。地表四十五公分以下約五公分厚有黑陶系統的史前陶片層。本層之下即地表下九十公分處，可認出紅色陶片之極疏的存在。因此依據判斷火葬場遺址有漢文化，營埔文化及牛罵頭文化三個文化層。（參見劉益昌臺中縣

志卷一九七七三一八四九）

頭家厝出土的陶片與將軍爺「盞甲」的關係或許純屬巧合，有趣的是如何解釋陶片由原文化層移動到將軍爺身上形成「盞甲」的？筆者未有機會親眼目睹現場挖掘情形，但科博館助理謝明珍、張蕙敏曾觀看挖出現場時所拍攝的錄影帶，發現土層中出土之物呈無秩序的排列，因此推想當時可能是在急就章的狀況下所埋葬，而埋葬後的覆土工作再擾亂了史前時代原有的地層狀況。

行為考古學（behavioral archaeology）中有所謂的擾亂現象（transformation processes），亦即在檢驗遺物出土位置時我們必需考慮遺物是在所謂的第一現場（Primary refuse）還是第二現場（secondary refuse），例如說民眾把供桌底下的陶片帶回家，事實又是移到了第三現場，因此萬一以後考古學挖到這些陶片時必需要費一番思量如何解釋了。

總之，陶片是所謂的啞吧材料，我們對過去瞭解多少，端賴我們的研究方法，不管是用歸納法或是演繹法，最重要的是它的解釋過程（explanation processes）是否合理，賓佛在「考古學也是人類學」（Binford, 1962）一文中提到「考古家不能馬上說嘿！我挖到了人類學家最喜歡的親屬稱謂或偉大哲學，而重要的是如何在整個文化體系下，分析這些行為要素（behavioral elements）和遺物的關係，完整的做個解釋」，頭家厝的陶片頭骨發現至今已半年多了，引來了衆多善男信女膜拜，而且他們的熱誠也使捐獻高達八百多萬元（中時晚報九·二）這在臺灣當前的社會文化體系中又代表了什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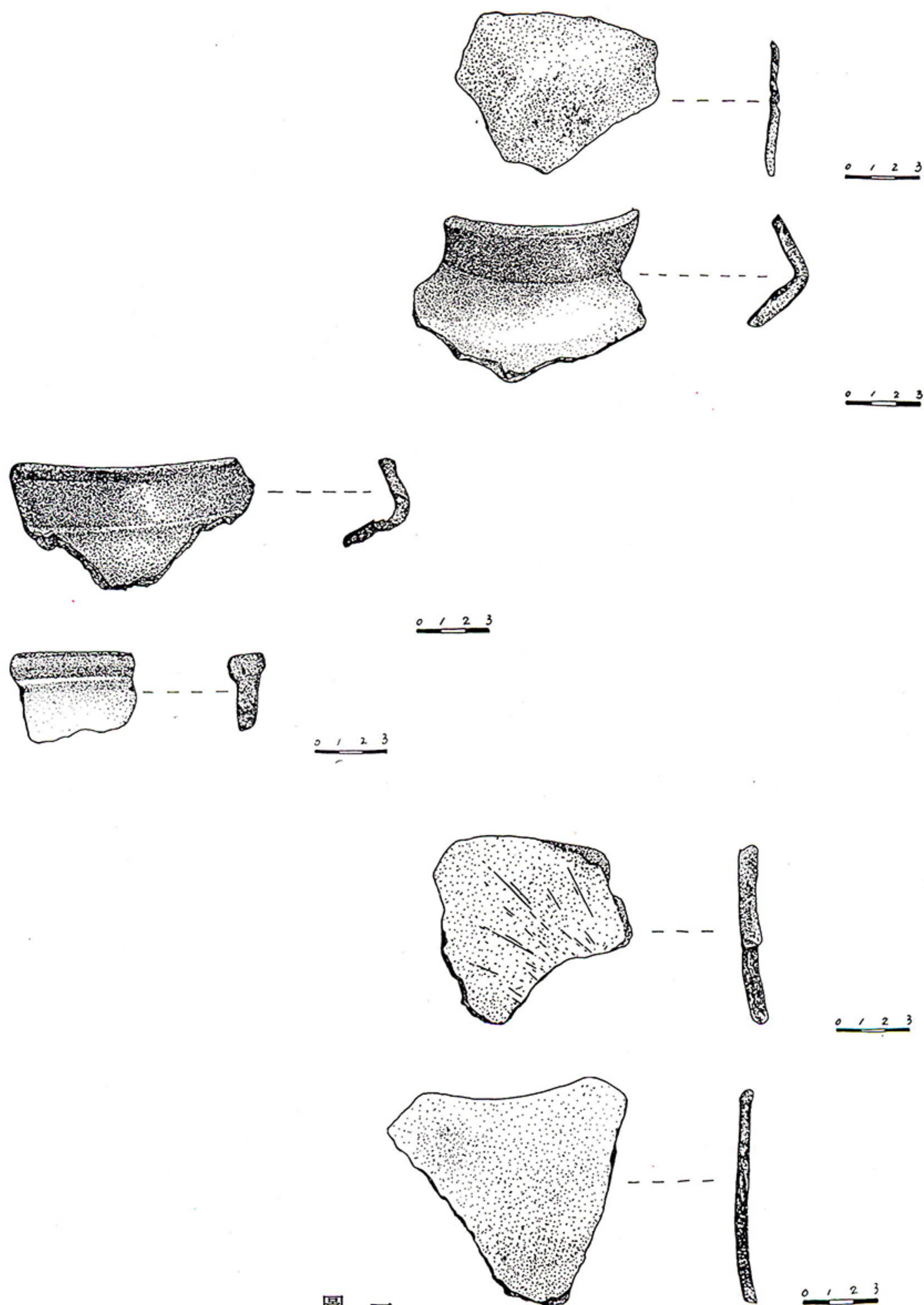


圖 一



圖二 供盤中的陶片



圖三之一 頭家厝地表採集陶片



圖三之二 頭家厝地表採集



圖三之三 頭家厝地表採集



圖四 表有壓印紋的夾砂黑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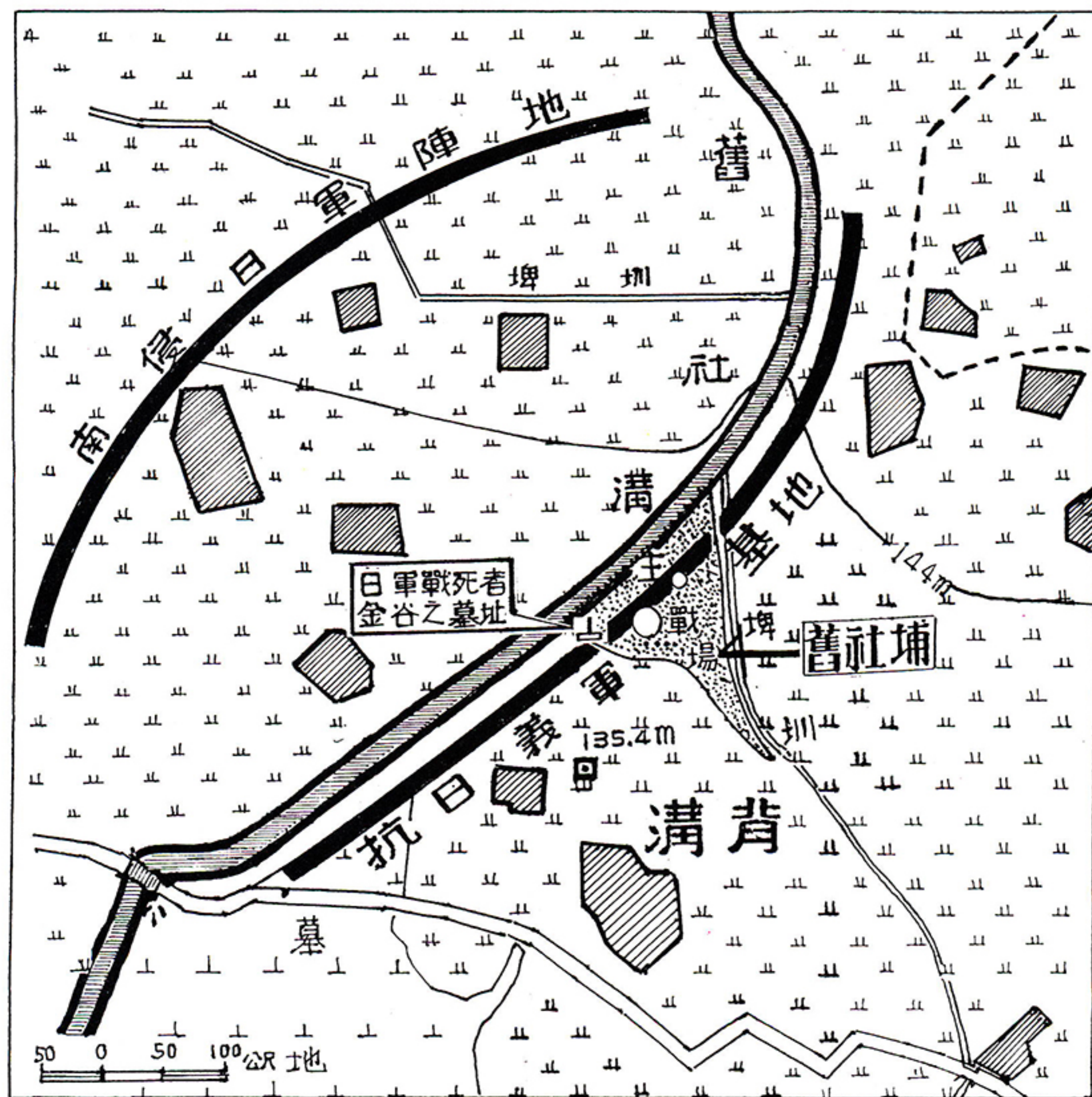
(三) 溝背地區之地形與守禦

溝背在臺中市北屯區舊社里之西，聚倚縱貫鐵路、中豐公路東側，位於北緯 $29^{\circ}11'33''$ ，東經 $120^{\circ}41'45''$ ，介乎上、下舊社聚落之間。附近周緣地域，地形頗富變化，海拔從一四四公尺至九二〇公尺間，地勢北高南低，其西緣柳川溪道（以下照當地稱呼改稱「舊社溝」），溝背之地名出自此一溝之背後故名。舊社溝向東呈一大弓狀，且呈現下蝕地形。因溝背與上舊社聚落緊臨曲流溪道之東岸蝕基坡，故溪岸成崖狀，其上築有礮石而成的堤防，遠高出人身。地方人稱「雷公汴」的地方，即在圳道取水口處。這一帶從口述調查中得知，為村人傳承有妖霧不斷出現之地，常有人挖出無棺骨骼之地。此地原為水田中的一塊三角形荒地，底邊約一二〇公尺，面積約一七五平方公尺。孤丘舊社溝凸岸呈陡岸，大約高出周緣水田的三至四公尺，呈一孤丘狀，上為一小森林地帶，其東緣被切鑿成一凹下的道路，地方人俗稱「路陷」或「路巷」，意即陷下之巷道。此一巷道即相當於今日舊社路及碧柳巷，現況只不過是拓寬重加鋪裝而已。經查看一帶之微地形，得知此所謂路巷，實即旱溪舊曲流弧突岸與舊社溝天然河堤間的長條狀窪地。這天成的條狀窪地，平常是自然的道路，戰時可為一天然塹壕。光緒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我溝背義軍，即據此有利地形，做為禦敵，消耗對方戰力之用。使敵方費一夜二日，始得攻下。路巷西側，有可沒身的孤丘，孤丘以陡崖臨舊社溝，溝的西側水田中為日軍傘形散開的陣地。從五汴坑起，路巷的兩側到處分佈著土墩，都是絕佳的隱蔽地形。

在路巷的西南端，即今已被剷平為中豐公路，「金谷橋

」之南約五公尺一電信桿下，在民國四〇年代尚有一墓標，叫做「金谷」的日人石質墓碑。孤丘的北端「雷公汴」，即因此地柳川之水引入圳道時，水勢湧湧，聲大如雷故名。圳道沿孤丘之東緣向東南穿過路，再折向西南過縱貫鐵路流入東光里。然此一圳道，並非戰役發生時即已有，原引水口在更北方旱溪的一大曲流弧的凸岸，日據後旱溪改道東去，圳道的引水口改至雷公汴，過了路之後接舊圳道也。所以今日孤近之東緣，多處有被人工截直的痕跡。地方傳述雷公汴一帶雙方交戰血流染紅了水，大概是謂日軍衝過舊社溝欲攀越礮石堤防時，我義軍便從路巷這邊躍身而出，雙方即在舊社溝上展開肉搏浴血戰於此，故乃有血流成河之傳述。當時戰場，不外從金谷橋附近起，過孤丘至下舊社聚落北方潭子鄉界間，沿舊社溪弧狀溪道，長約一公里間，其重心地點，即今溝背聚落北方二百公尺金谷橋至雷公汴取水口間的孤丘「舊社埔」。抗日義軍選擇溝背為阻止日軍南侵之前哨據點，係因前有舊社溝及天然孤丘為禦敵最有利據點外，其背後東方約六〇〇餘公尺更有旱溪寬闊河狀，退之仍可據以對抗。按溝背後方下舊社聚落瀕臨旱溪西岸，此段寬達五〇〇公尺，倘在溝背抵不住日軍之攻勢，尚可據旱溪東岸河崖有利地形，以殲滅其主力。

據去年十月九日在舊社里南興宮座談會林武雄之口述，當時義軍，若撤離溝背基地，除可往軍功寮、水景頭、大坑方向退去外；尚可退至五汴坑、新田、聚興方面。蓋聚興庄背後即大山母山地，其海拔四〇〇至四五〇公尺，有坑谷、山溪足可埋伏。日軍若窮追而入，勢必將遭義軍伏擊折兵，且耽誤南侵圍攻中部最大的八卦山義軍陣地的時限。然實際



溝背之役雙方陣勢

— 溝背之役調查紀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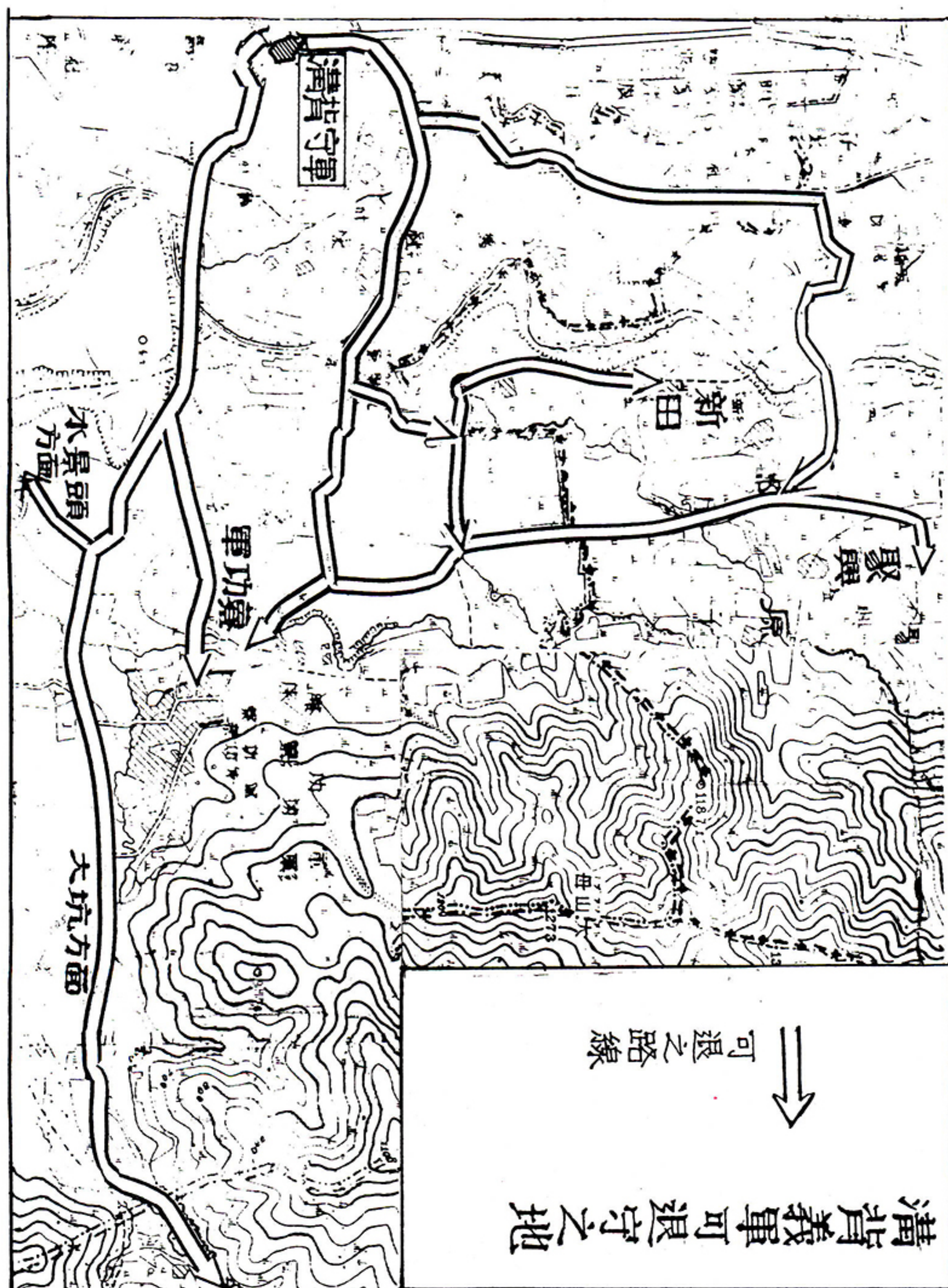


原「金谷橋」，犯溝背日本士兵
金谷被義軍擊斃處

義軍用以據守的天然河堤雷公汴
附近



抗日義軍據點之一郭宅址



上，日軍並未被義軍誘入，而急著南下，與右縱隊會合，展開八卦山圍攻戰。

另一撤退方向，即後退入大坑溪谷，其南北兩側的頭料山地，更較大山母山高且險要。日軍一旦追擊，必遭兩翼夾擊，其後方，即直通新社方面，而進入大甲溪中游溪谷。其追擊線之長，將使左右縱隊日軍會攻八卦山義軍陣地之計畫，發生不利的變數。

三、口述紀實

(一)實錄

溝背抗日之役口述調查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月九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二、地點：南興宮會議室

三、主持人：洪敏麟

紀錄：林清政

四、出席人：

省文獻會調查人員：洪敏麟

黃有興

鄭喜夫

陳炎正

屈慧麗

舊社里受訪人員：林森島

林海浪

陳福彬

賴箴言

林源欽

賴波

賴茂林

陳福枋

林武雄

廖萬傳

李清發

湯興銘

五、主持人致詞：（從略）

六、口述紀實

(一)問：溝背之役日軍是從何處來的？

口述者：陳福彬、李劉定先生等人：是從頭家厝來的，先鋒騎兵隊先到，先鋒日軍官騎白馬，帽

上插羽毛，義軍狙擊手打中人後，日軍官陣亡，馬即往頭家厝跑回。村內有二位神槍手，能把天上飛翔的雉雞，從樹上擊中，其中一人被日軍反擊打中腳部往五坑汴跑。

(二)問：當時的日軍經那些村莊到達溝背（當時頭家厝到溝背的路）？

口述者：賴茂林、林武雄先生：從胡蘆墩，一路燒燬民庄，由二方面過來，一即頭家厝、瓦礫方面，另一即四張犁往三分埔、觀音媽（今松竹寺）方向，從此二線攻來，在灣丘、舊社埔交戰。

(三)問：日軍至溝背，曾在那些地方遭遇義軍攻擊？

口述者：林武雄及多位：沒有聽說。

(四)問：日軍攻擊溝背前夕，義軍有何舉動？

口述者：林海浪：庄內有人打銅鑼，告知日軍將來攻擊，並大聲喊「揭竹篙門菜刀佮伊拚」，林顯（林海浪之祖父）係四張犁水汴頭人，十八、九歲遷居舊社、日軍來擊是時在田裏除草聽到銅鑼聲音。

(五)問：義軍在溝背庄的主要據點在今日何處？

口述者：林武雄：雷公汴有一戰場，該處樹林很密，很陰森，日出常看虹，以頭家厝與舊社溝為界，該地方常出現很多骨骸，雷公汴與下馬路相連。

(六)問：義軍的陣地禦敵設施如何？

口述者：林武雄：有竹圍很密，守禦有天然地形，「路陷」為壕溝，且處處架設銃櫃。

李劉定：民屋普遍有竹圍仔，義軍將竹拉下相梆捆成更鞏固的竹牆。

(七)問：傳說村內妖氛之地在何處？

口述者：李劉定：里長林森島家東方幾十公尺有一土墩，叫做「雞母巷」，傳經常有怪物出現，據云可能是舊戰場死者很多，孤魂所致，該地是曾激戰血流成河的地方。

(八)問：義軍的裝備如何？

口述者：林武雄等人：當時家家戶戶有土槍以自衛、舊社巷門牌四八號舊名叫厝宅仔，其土牆改建時出現火繩槍，其他就是刀、劍之類。

(九)問：日軍佈置於今日何處？

口述者：林森島：舊社溝北面叫做「水碓」之地方。

(十)問：日軍利用何種地形與我對峙？

口述者：林武雄：林森島里長家後面道路起，至松竹市場有一條土壠（即條狀崗阜）為掩體。張阿灶：我曾經協助林厚改建房屋時搬家，他家即有銃櫃土壘，叫丁字壘，子彈不能穿過。另據說叫做「白銃櫃」的地方，那裏曾有過銃櫃。

(十一)問：本村設有丁字壘銃櫃的民房是那些？

口述者：李劉定：白銃櫃有米倉，曾有銃櫃。

(十二)問：義軍由那些人組成？

口述者：林森島：霧峰林家的「勇」派駐舊社守糧倉者，以及地方子弟為主力，我方未有組織。

(十三)問：義軍中有沒有留臺清兵在內？

口述者：賴茂林：沒有聽說。

(十四)問：關於陳尙志、林大春、賴寬、林傳、許銘等的事蹟，聽說過嗎？

口述者：林海浪等人：沒有聽說過。（按賴寬為統字軍之幹部，曾隨林朝棟作戰）

(十五)問：有沒有聽說彰化知縣調軍來援事？

口述者：林海浪等人：沒有聽說過。

(十六)問：義軍人數大約有多少人？

口述者：林武雄：據先父說過大約二十多人。

(十七)問：日軍與義軍人數比例大約如何？

口述者：林武雄：據先父說過，日方多於我方約四〇多人。

(十八)問：本村有那些人的祖先參加過溝背守禦戰？

口述者：林武雄：我的祖父林此曾參與過。

(十九)問：日軍的先鋒出現的狀況？

口述者：林海浪：有二人騎馬，其中一人被義軍射擊中彈死亡，另一人跑回頭家厝日本司令部報訊。

(二十)問：日軍的攻擊方式如何？

口述者：賴茂林等人：用槍射擊。

(二十一)問：義軍如何應戰？

口述者：林海浪：我方據民宅與日軍對峙戰，但義軍槍枝並未普遍，只有士氣比他們旺盛，林海浪家豬舍，有槍枝出現。

(二十二)問：交戰從幾時起至幾時停戰？

口述者：林武雄：約上午六時開始至天黑視線不明而休戰。

(三)問：第一日日軍停戰後的動態？

口述者：陳福彬：停戰於日沒時，視野不清楚即停戰，各自在陣地沈寂下來。

(三)問：第二日（八月二十六日）戰況？

口述者：林武雄：日軍要向我方衝過來，在今中豐公路金谷橋附近有過交戰，一名叫金谷日兵被擊斃，後來日人爲紀念該員將橋命名爲「金谷橋」，在橋南方，路旁西側曾有金谷之墓碑，民國四十多年被日本人挖回去。

林海浪：游姓庄民，平常勇武出名，開槍射擊日軍，日軍除射擊外，燒燬溝背庄竹圍多處及郭厝及賴茂林舊厝，戰況雙方交戰很激烈，傳說槍口紅得垂下。

(三)問：第二日交戰何時起？

口述者：林武雄及陳福彬：天未亮視線不明即開始，幾點開始不知道。

(三)問：日方死傷狀況如何？

口述者：林武雄：雷公汴下面，刺林、甲二尾、日軍死亡有三十四人，前些日子，地主欲將一帶土地廉售，但無人購買，現有一客家人購買了。

(三)問：義軍陣亡人數？

口述者：賴茂林：不多。

(三)問：義軍往何處撤退？

口述者：林武雄：往五坑汴、新田、軍功寮、水景頭方面撤退。

(三)問：交戰中溝背舊社一般居民在何處？

口述者：林海浪：老人、婦幼往大坑山方面避難。

(三)問：溝背、舊社被日軍占領後，村屋遭何處置？

口述者：賴茂林：我的舊厝也被燒燬（日軍佔領後燒燬）。

(三)問：今昔舊社溝背村落位置如何變化？

口述者：陳福彬：往昔的溝背靠中豐公路、鐵路，而且跨於中豐公路及鐵路兩側，南興宮後有一條街道曾有布店被燬了之後，現在變成田野，但常挖出舊地磚。

(三)問：今日土地祠前的圳溝是什麼時候開鑿的？

口述者：賴茂林：記得是民國十三年。

(三)問：溝背、潭子之間的道路（中豐公路）是什麼時候才有的？

口述者：賴茂林：原來有小路，今日的公路是日據初期拓寬舊路而成。

(三)問：溝背今日居民以什麼姓氏爲最多、次多，其他多什麼姓，昔日呢？

口述者：林海浪人等：昔以游姓爲主，今最多爲林姓，再次爲陳、賴二姓。

(三)問：頂舊社主要姓氏（今昔）？

口述者：林森島：今以林和陳姓最多，往昔戶數不多。

(三)問：下舊社主要姓氏（今昔）？

口述者：林森島：林、賴二姓最多，謝、蕭次多。

(三)問：溝背、舊社昔日居民職業多佃農還是自耕農？

口述者：林森島：多田農，附近土地從前大部分屬於霧峰林家及林澄清（澄清醫院院長）所有，此

外部分爲二分埔之賴姓、三分埔之何姓地主所有。

(問) 國姓會是什麼樣的結社，今日仍有這樣的民間組織嗎？

口述者：陳福彬：不清楚。

(問) 溝背之役，有無日軍在當地處決被俘義軍的傳聞？

口述者：李劉定：沒有聽說。

(問) 爲什麼義軍選擇溝背做爲抗日的據點？

口述者：林武雄：1 原有武館（疑即國姓會）

2 利用天然地形，路陷爲塹壕，後方有大坑山區可退據。

3 原有霧峰林家之「勇」駐紮。

(問) 黃有興先生問：抗日義軍有否領導者？

口述者：林武雄等人：無領導者。

(問) 事後日軍對溝背採取何態度？

口述者：林武雄等人：事後清莊，凡居民不予抵抗，不用手指罵即無事。

主持人請調查小組員提出其他相關問題：

(問) 陳炎正先生問：有否知道林大春是什麼地方的人？

口述者：林森島：據說是頭家厝人，但詳情不明，倒有林陽村者，爲清朝「甲頭」，家住新田尾與軍功寮交界附近，日方清戶口時，其人當通譯，他說好人即無事。

(二) 口述中所顯示林朝棟與溝背之關連

從口述調查中得知，清末舊社地方之居民，多數爲佃農

，其所墾水田大部分爲霧峰林家所有，部分屬賴家。據口述林家在此設有穀倉，並派有勇（棟字軍所屬？）駐守。或許此爲溝背之成爲戰場的誘因之一。

蓋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臺灣民主國成立，臺民自主抗日侵略之戰揭幕。當時林朝棟帶手下，駐守基隆獅球嶺。然就任總統的唐景崧，卻將驍勇善戰並曾在中法之役中立功於此，對地形熟悉的棟字軍調走，代之以缺乏戰鬥意志之廣東軍，勘稱是一大敗筆。朝棟乃返中部，意氣消沈，對新政府，已乏歸宿感。基隆之役士氣低落的廣東軍，被擊敗，六月初唐景崧致電，要求朝棟返北抗敵，朝棟雖調軍向北，然半路徘徊，不甚積極。六月十一日日軍已從臺北舉軍南侵，朝棟僅命部分所屬，在新竹附近協助防禦，大部份軍隊返回中部。六月八日已將家眷護送至泉州，本人於六月末離臺赴大陸與家人團圓，從此不再回臺灣了。

至於朝棟在離去之前，留下了兒子林朝選、林文欽，並令不得觸怒入侵者，士兵即令返家回復平民生涯。從當時整個中部地區抗日的形勢看來，這股善戰，有組織的棟字軍，實質上已事先解散了。所以唯一日軍所遭遇的抗日殊死戰，僅八卦山之役，林朝棟沒有扮演任何角色。

從棟字軍的解散，及朝棟不觸怒日人的指令，其派駐留守產業的舊部屬，積極迎戰日軍似不可能。然口述中異口同音，在日人南侵洗莊之前，已有人打鑼喚起舊社溝背村民揭桿對抗日寇之事蹟，應可釋爲一種特殊的義憤填膺而起的個別行爲，可視爲原充滿了敵愾心，而不能在喜愛的獅球嶺戰場殺敵的棟字軍士兵，與國姓會子弟們與八卦山義軍之聯合行動。

四、溝背之役梗概

(一) 戰役經過

四十六年前，我擺脫了異族的統治；九十五年前我們的先烈在溝背，爲了反抗異族的佔據，曾經揭竿而起，勇猛奮戰，前仆後繼，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壯烈神聖的抗日事蹟。

溝背在臺中市北屯區舊社里中豐公路、縱貫鐵路東傍，爲一小聚落。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八月二十五、二十六兩日，我義軍佈陣於此，阻撓南侵日軍，與之激烈交戰，給予痛擊，打了一次成功的前衛戰。當時從苗栗撤來的義軍及從南部北上的援軍，集結於八卦山，將與日軍近衛師團主力，展開大會戰前夕。因日軍指揮部設於臺中縣潭子鄉頭家村，稱此次戰役爲「頭家厝之役」，邇來有關此役援日人之稱呼，實屬不當。本年九月，省文獻委員會曾做了口述調查及實施勘察證實主要戰場所在，悉在舊社里溝背以北至頂舊社之間。因此立於我方立場，實有正名之必要，藉以忠於史實，亦告慰於吾先烈在天之靈。

清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因朝鮮東學黨事端，中日二國交戰於平壤與黃海，清廷敗蹟，飛禍及臺，翌年（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日簽訂了割讓臺澎的「馬關條約」。臺人憤遭池魚之殃，嚴拒日本竊據，乃據國際公法「割地時紳民不服」，於是年四月二十三日宣佈成立「臺灣民主國」，並於四月二十六日舉行大典，照會各國領事。

清廷與日本，於五月八日在煙臺交換馬關條約批准書，於六月二日在基隆外海，辦理了交割手續。然而日軍卻早已三月二十三日登陸澎湖良文港，二十六日占領了整個群島。

旋於五月二十九日從三貂灣澳底登陸，迎敵廣東軍，無意守土，潰不成軍。六月三日日軍攻陷基隆，六日攻入臺北城。六月十四日首任總督樺山資紀率文武官員，進入臺北城，十七日下午四時，在今中山堂（原巡撫署）舉行所謂「始政典禮」。當時日人實際控制範圍，限於從澳底、基隆出二地至臺北之道路沿線街莊而已。

六月十九日，日軍近衛師團在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之下，開始南侵。從此至同十月二十二日，占領臺南城爲止，日軍到處遭遇我地方子弟組成的義軍頑強的迎擊，傷亡不貲。溝背之役即其中激戰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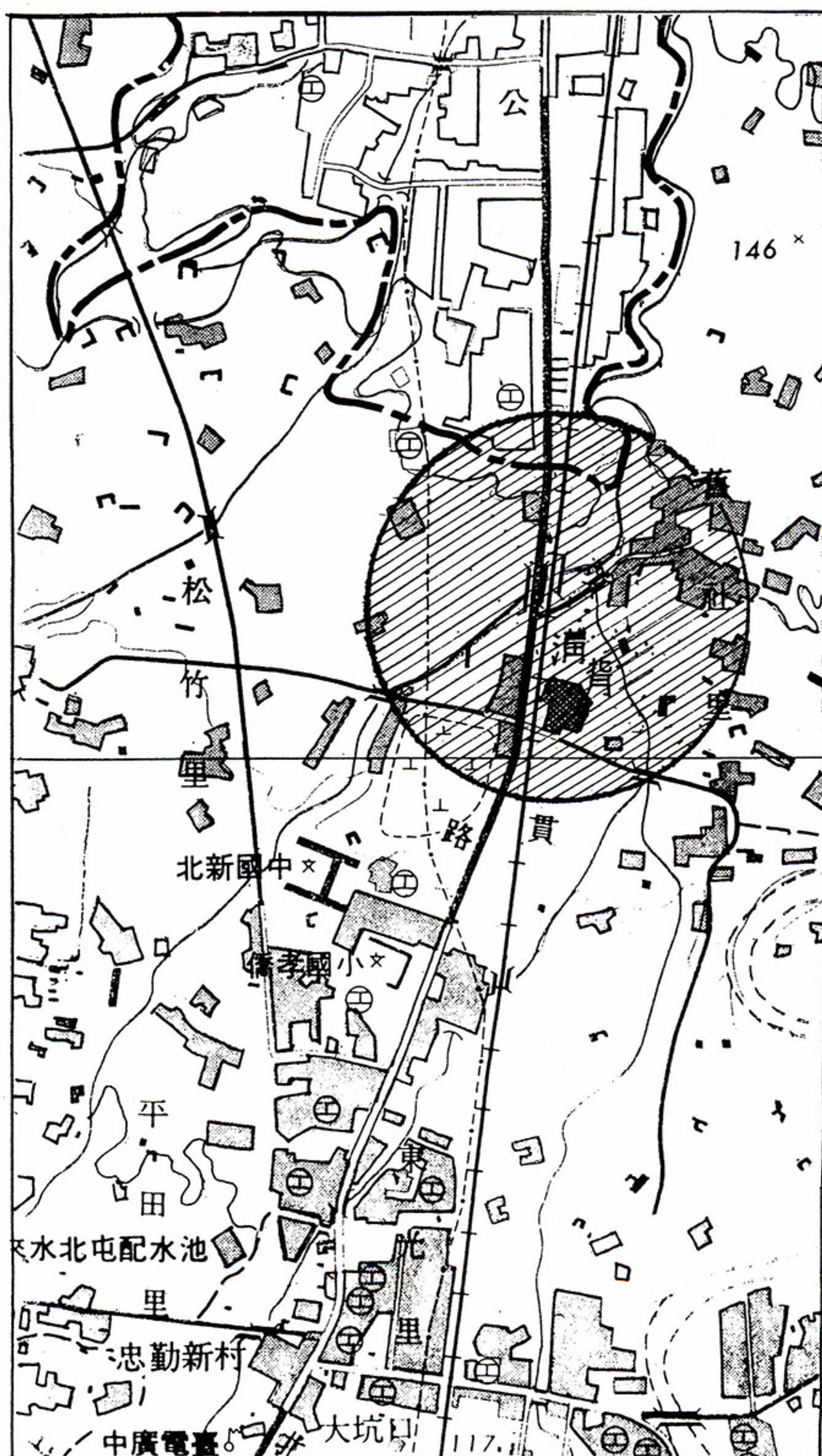
日軍南侵溝背之前，曾在大湳尾、安平鎮（今平鎮）、三角湧（今三峽）三甲九、大料嵌（今大溪）、南靖厝、土城、新竹城、尖筆山、苗栗等遭我義軍攔阻迎擊，多次受阻，傷亡慘重。直至七月二十九日，始平熄了臺北、新竹間之義軍抗拒，掌握了大勢。

八月八日起，日軍繼續南侵，攻下了牛埔山、筆尖山、枕頭山、雞卵山義軍據守點。八月十二日陷後壠，十四日苗栗失守。邇後戰場乃轉至中部。

八月二十三日，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入大甲，將步兵第二旅團分成左、右二縱隊，右縱隊以三木少佐爲司令官，沿海岸南下；左縱隊由中岡大佐任司令官，經臺中方面南進，二隊欲於八月二十六日會合，攻我中部最大抗日基地八卦山，溝背即其前衛據點。

溝背位於臺中市北端，在頭家厝東南方一、三七五公尺處，地當柳川上源段舊社溝與旱溪舊曲流凸岸之間，海拔一三五·四公尺。雖然地處平原，然二溪谷及其天然河堤，頗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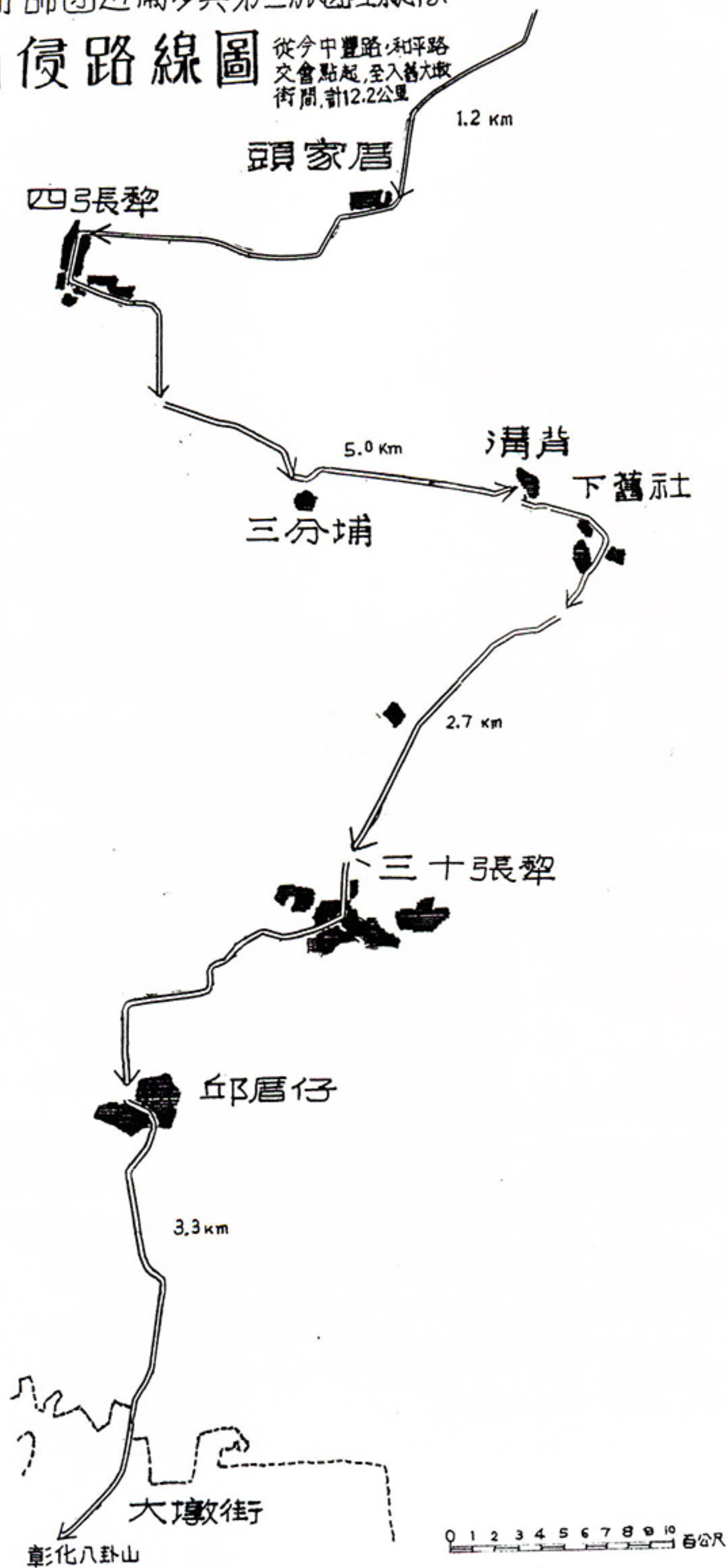




近衛師團近衛步兵第二旅團左縱隊

南侵路線圖

從今中豐路、和平路
交會點起，至入舊大墩
街間，計12.2公里



於防守。其東側即有大山母山是退而可據守的地形。原來舊社地方爲霧峰林家的水田分布地，居民多游、林、賴姓，爲其佃農。與林朝棟緣故至深，在此領導抗日的賴寬即林朝棟右營第一隊之帶隊官。溝背庄曾有林家穀倉，並派有勇駐守，莊民尙武，有國姓會的組織及義軍（據連橫通史載：有陳尙志、賴寬、林傳、以及國姓會子弟近千人），據此有利地形，與南侵日軍，展開激烈守禦戰。

八月二十四日，中岡大佐所率左縱隊，從大甲出發經后里地方四塊厝至葫蘆墩宿營。翌二十五日清晨發自葫蘆墩，經潭仔墘，抵達頭家厝的先遣騎兵，於上午七時，突遭從前方民宅義軍的射擊，日軍加以還擊後，義軍退去。是夜紮營頭家厝，設司令部於此。翌二十五日，日軍向溝背厝方面挺進，至溝背北方約三百公尺處，遭來自部落北側民屋的猛烈射擊，日軍右翼亦受約五〇名的義軍射擊。至此日軍速向舊社溝北岸窪地散開佈陣，與義軍形成對峙之勢。

當時溝背庄及頂、下舊社的民屋被濃密的竹圍包圍，且家家戶戶多築有銃櫃，並擁有槍枝。義軍即利用這些民屋做爲抗日的據點。開戰前，義軍鳴鑼示警，號召壯丁竹篙插刀跟日寇拼到底，並勸婦幼老弱疏散。因村內非戰鬥人員，多避至水景頭、大坑山附近，所留下盡是戰鬥人員。義軍對日軍採左右側擊的攻擊方式，使對方陷於苦境，日方志賀少佐曾下令擊其右翼屋後約三〇名義軍陣地。中村中尉，曾試欲衝入民宅，阻於密竹所成的牆，不得逞，於是改以發出燒夷彈數枚，欲以燒燬民宅，仍無法如願。雙方對峙中，增援義軍，陸續抵達，人數已集結約五〇〇餘人，士氣愈是高昂。日軍亦自頭家厝方面調來第一中隊之一部分兵力來援，其前

衛右翼，在途中被義軍攻擊，乃退據田畦對峙，中岡大佐再調一小隊日軍，以制左側背後之義軍，仍未收效，乃再增援一小隊，始逐退義軍，而占據民宅。在此戰役中，中村中尉被義軍射殺，另有士兵金谷即在舊社溝北側，今中豐公路水泥橋附近被擊斃。在道路未拓寬前該橋即叫做「金谷橋」，民國四〇年代，尙有其墓碑。

日軍繼續增援，派松山少尉率二分隊抵達助戰，然仍舊陷入膠著狀態。下午二時，中岡大佐下令休戰，僅留薄暮，除諸二中隊留守原陣地，餘悉調還頭家厝司令部。

翌二十六日上午四時三〇分，志賀少佐下令工兵潛入第四中隊右側後方義軍據守的民宅。工兵以五公斤炸藥，爆開竹圍，步兵隨後衝入，燒燬民宅，義軍不支退出，志賀以此法見效，令工兵炸燬溝背北側竹圍，自率步兵二〇名攻擊。當工兵向溝背方向潛進時，遭義軍發現，加以猛射，日方乃令步兵掩護射擊，其工兵冒彈雨下，數次潛入民宅引爆成功，義軍漸不支，往三十張犁（北屯）、彰化方面撤去。上午十時溝背遂陷敵。日軍採灰地措施，全村俱廢。據日方之資料，在二日交戰中，日軍戰死六名，受傷七名，義軍之傷亡不得而知。

攻陷溝背日軍，繼續南侵。中午到達三十張犁北方，又遭從溝背撤來義軍迎擊。適有從牛駕頭來援，由摺澤少佐指揮之步兵二中隊、砲兵一中隊來會，乃佈陣會攻，我方不支、義軍往彰化方面撤去。未幾，坊城少佐所率二中隊亦抵達。各隊合併，由中岡大佐爲總指揮，於是日（二十六日）下午四時二〇分入大墩街。

由北白川宮所率近衛師團本隊及左、右二縱隊，於八月

二十六至二十八日間，陸續抵達大肚溪北岸及八卦山背域，並向我中部最大的抗日據點八卦山守軍發動猛攻。在八卦山集結的義軍士氣旺盛。其中有驍勇善戰的吳湯興、吳彭年、徐驤、徐學仁、李惟義等人在內。戰況的劇烈，屬空前，然彰化終於八月二十八日為日軍所佔領。彰化失陷後，近衛師團繼續南侵，在大莆林，曾遭敗戰，退回彰化後整軍再南侵，十月九日佔領嘉義，二十二日與從布袋嘴登陸之混成第四旅團；自枋寮北上之第二師團，會合入臺南城，因劉永福守軍已棄守，日軍不損一兵，佔領了臺南。至此日人佔有了全臺。然臺民的抗日並非因此而熄滅，直至日本敗戰退出。

(二) 戰役的意義

回顧「溝背」抗日之役，吾先烈，毀家紓難，枕戈浴血的壯烈事蹟，除謹向諸先烈致無限敬意外，更感應繼承其愛鄉愛土愛同胞，不容異族分割，追求民族正氣的精神。

五、結 語

以上從今日我們能獲的文字資料的分析，口述資料的蒐集與過慮以及出土物的鑑別，在多人多方面博採史料，屏棄任何一種不純動機之下，做一番異本異間的取舍，有意無意真偽的判斷，偽誤的訂正，錯亂的釐正，等必要的考證過程，而終於整理出這一份調查報告書。因有關「溝背之役」義軍方面的客觀史料，極其有限，所以在調查報告書的重點乃置於戰場所在地之考證一點。至於歷史事件重心的主體「參與人物」，則限於史料之匱乏，採寧缺不濫的態度，留待後人研究的空間。雖此，先人所留下的記錄及口述，還有實物，雖是殘缺不整，但就地點考證上補以地形狀態的實察，已

足夠做合理的結合連貫，進而已能獲得合理方法的歷史建設，堪可告慰。

本報告書，雖透過煩瑣費時費事的一番工程，然其所得即當時的戰場，西北自頭家厝，東南至溝背，直線距離達一、五〇〇公尺範圍內。位於西端的「頭家厝」為日軍左縱隊紮營，設置司令部之處；位於東端的「溝背」乃抗日義軍的前哨重點（指八卦山義軍鎮營之），雙方實際交戰地點即在溝背，我方據有利地形，展開守禦戰，日軍採攻勢，猛擊一夜二日始得攻下。日方司令部置於頭家厝，故命名此戰役為「頭家厝之役」，理所當然，有人誤為此地為交戰地，誤也。

【附錄】

臺中縣政府函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八十府民俗字第〇四四六〇〇號

行文單位：

受文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正本：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副本：潭子鄉公所
本府民政局禮俗課

主旨：本縣潭子鄉頭家村和平路出土抗日英骸鑑定考證，經貴會於七十九年九月八日七九文編字第一五八三號函本府已組成專案小組進行研究在案，請將鑑定考證之結果，速予惠示俾符地方事宜之進行。

說明：

- 一、依據本縣潭子鄉公所八十年三月五日八十潭鄉民字第二七五六號辦理。
- 二、因該鄉頭家村順應民情，將各地捐獻款項仟餘萬元擬

建廟祭祀籌備已就緒，事關迫切請速予惠示。

縣長 廖 了 以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函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廿九日
七九文編字第二二二四號
附件：口述調查紀錄乙份

行文單位：

受文者：編輯組

正本：臺中縣政府

副本：臺灣省政府政廳
本會編輯組

主旨：有關貴縣潭子鄉頭家村發掘抗日義軍骨骸乙案。本會現已積極展開考證工作中，除於本（七十九）年九月十四日曾前往頭家厝勘察外。為通盤瞭解事件真相。於同年十月九日假舊社里南興宮會議室召開光緒二十一年有關舊社里溝背抗日事件座談會，俟資料整理完竣，本會再將調查結果函達 貴府。請查照。

說明：

- 一、依 貴府七十九府民俗字第一二八六二五號函辦理。
- 二、檢送本會調查溝背抗日之役口述調查紀錄乙份，請參考。

主任委員 簡 榮 聰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函

中華民國八十年三月二十六日
八〇文編字第六一三號
附件：如主旨

受文者：本會編輯組

正本：臺中縣政府

副本：潭子鄉公所。本會編輯組、
收受者：本會人事(二)、本會專案小組成員

主旨：有關 貴函請本會考證潭子鄉頭家村發掘早期抗日義軍骨骸遺蹟乙案，業經本會專案小組調查完竣，研判結論詳如說明二，請查照。

說明：

- 一、復 貴府八十年三月十五日八十府民俗字〇四四六〇號函。

- 二、本會專案小組各成員之調查經過及研判結論如下：

壹、據文獻史料暨七十九年十月九日口述調查所做之分析研究，研判結論有四：

(一)光緒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上午七時，日軍先遣騎兵隊南侵頭家厝，曾有義軍從其前方民宅射擊抵抗，惟遭日軍擊退。同日夜，日方左縱隊進駐頭家厝，並設司令部駐紮。

(二)翌（二十五）日上午，日軍從頭家厝東進，猛攻溝背義軍，我方勇猛抵抗，下午二時日軍撤返頭家厝。

(三)再翌（二十六）日上午四時半，日方復從頭家厝出發，先調遣工兵炸毀竹圍、民宅、破義軍防禦設施，繼再增援兵力，大舉攻入溝背。雙方激戰至上午十時，我方不支，溝背陷敵。

(四)光緒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我義軍與入侵日軍交戰，其廣義戰場東至舊社，西至頭家厝。前者為義軍基地，後者為日軍紮營設置司令部地點。至於雙方主力正面交戰，則以溝背為核心，即為

狹義戰場。

貳、出土物之考證之經過及研判

(一)七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東海大學歷史系劉教授超驊率學生前往檢視、收藏於供桌下所謂「將軍盔甲」，及由廖峻龍先生提示之頭蓋骨。經初步判斷係早期先住民遺留之罐形及鉢形器具陶片，頭蓋骨從牙齒磨損情形判斷，係中年男性頭骨，完整無任何刀彈傷痕。

(二)七十九年九月二日中央研究院劉益昌教授勘查頭家厝骨骸出土地點及其周緣，斷定該地帶為史前文化遺址。

(三)七十九年九月十四日，本會黃委員有興赴頭家厝現場勘察，做初步之了解與調查。

(四)同年九月下旬，國立科學博物館屈教授慧麗，考察現場撿拾大小陶片多塊，經分析研究，判斷為夾砂褐陶、泥質灰陶、夾砂灰陶及淺橙色夾砂罐緣，係屬於中部地區灰褐色夾砂系統陶片。

(五)同年十月九日屈教授慧麗再繼續廣泛蒐集出土地點前稻田兩側田埂地帶，並撿獲四十餘塊陶片，其中大部分屬夾砂黑陶灰陶、少部分為泥質紅褐陶，其中一片為黑陶壓印紋腹片。現場文化層位至為混亂。

(六)根據以上七十九年七月至九月間，多位專家、學者所做之探查、考證歸納之結果為：出土地點係先史遺址，出土物陶片係先住民遺物，與所謂「盔甲」缺乏文化關連，至於頭蓋骨是否係抗日義軍之遺骸

，缺乏判斷依據。

結論：如壹項之(四)、貳項之(六)（詳將於文獻專刊第四十二卷第二期刊印，將於近期六月出版）。

關於 貴轄潭子鄉居民預定於頭家厝村創建乙未抗日義軍義民廟以褒揚其忠勇禦敵事蹟乙節，本會以為：建廟所祀者厥惟抗日義士之英魂，其所以值得崇敬者，即在保鄉衛土，不畏強敵，誓死如歸之節義，其愛鄉愛土之情懷，可以長昭日月，永式人間，英魂不死，忠勇足留典範，民間建廟祭祀，所祀對象不在物骨，而在精神，因此本會鄭重表示樂觀其成。至於創廟地點之選擇與主戰場之考證，並無絕對關聯，本會並無意見。

主任委員 簡 榮 聰

參考書目

Binford L. R. 1962 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iquity 二八：九二一—七～二二五。